

落 雨

羊咬鱼

家乡话中，“下雨”不讲“下雨”，而是多为“落雨”。“落雨”两个字从方言中跳出，透着一脉古意，泠泠如深巷瓦屋上的青苔。

落，是一种自然状态，或者说是形容物体降落的具体过程。雨，从天而降，落到人的一头乌发上，落到男男女女的肩膀上，落在行旅之人的心里。

响亮的雷声滚过天空，春雨趁着夜色“哗啦啦”地落下来，沉闷了一冬的树木更是饱吸着新鲜的雨水，隔不多久它们就绷不住了，开始枝头爆青。各样的嫩草芽也是争相从土壤里冒出来，缀着一颗颗晶莹的水珠。雨水落在田里，稻种苏醒了；雨水落在山坡上，桑树抽绿了。春雨如贵客，各样的农作物和树木皆大欢喜。让人欢喜，也让人生出万般心思的春光，总是显得那么匆匆。

夏天到了，天上的云朵朝朝晚晚地堆积，一会儿成山，一会儿如高楼，雨就藏在云团中。东边日出西边雨，夏雨仍是多年未改的一副急脾气，噼里啪啦落到地面，待到风吹云散，普照的阳光更见烈度。

秋雨落下来，绵绵如愁思，那些并非四季常青的树叶经了一番风雨，一天天泛黄、枯萎；一阵冬雨落下来，天地间，无所不在的寒意加剧，街上的人们撑着雨伞，个个蜷缩着脖子，步履匆匆。

“落雨了！”邻家之间，仅隔着一道窄巷子，大人们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却是相互致意、问候。青灰色的瓦片上腾起濛濛雨雾，那雨雾长了脚

似地扩展着，将错落的瓦屋、窄窄的巷子都遮盖起来。屋檐下，望天看雨的老人伫立许久，幽幽地吐出几口蓝色的烟。那烟气先是团在一起，迅即变了形，飘散远了，在玉珠一般的雨帘中消失殆尽。

地上的灰尘，被骤然而起的狂风卷飞。天边的乌云，急速地翻滚着。忽然风顿住，雨点豆子般落下来，追逐嬉闹的玩伴们一边躲雨，一边喊道：

大头大头，落雨不愁。
人有雨伞，我有大头。

被戏谑的孩童回道：“我大我姆说了，头大是富贵！”天空由灰褐色趋向清白、明亮，一群孩子又嘻嘻哈哈地从屋子里跑出来，不顾地面湿滑，继续笑着闹着，那童声欢快而清脆。徽州有一则民谚：“一年四季东风落，一年四季北风晴。”其中所提及的“落”字，即为落雨之义。徽州民居讲究“四水归堂”，当地人认为落雨就是落财，故而要有天井这类建筑设计，好将四方的雨水汇聚至天井中，亦即聚财于一屋。这自然是一厢情愿而有烟火气的寄寓。

李白写红颜色衰而宠幸不再的

凄凉境地，以“落雨”为警示，“雨落不上天，水覆难再收。君情与妾意，各自东西流。”

南宋诗人俞桂作《溪流》：

云脚才行又复开，一声隐隐只空雷。
家僮忽报溪流涨，知是前村落雨来。

云脚复开，空雷隐隐，溪流涨水……依据诗中描摹景象，大约可知是夏天里落雨。俞氏为杭州人，所见所写的，多是江南景致。粤语中，“落雨”一词使用更为频繁，歌词里就有落雨的意象。十多年前，我在广州亚运会开幕式现场，听到了一首粤语童谣，稚嫩而清脆的童声飘扬在滨海的晚风中。

哗啦啦啦落雨大，哗啦啦啦水浸街，
哗啦啦啦担柴上街卖，哗啦啦啦阿嫂着花鞋。
落雨大，水浸街，阿哥担柴上街卖，
阿嫂出街着花鞋。
花鞋花袜花腰带，珍珠蝴蝶两边排。

这首童谣名为《落雨大》。另一首儿歌《星仔走天涯》流传也广，同样唱到“落雨”，“落雨不怕，落雪也不

怕”，词曲不仅相谐悦耳，也很走心。称“下雨”为“落雨”的，还有闽南语等方言。客家话说“下雨”为“落水”，也是别致。

故里在长江北岸，整体上一一年四季雨水充足，也有一些年辰遭遇过大大小小的旱情。这一带的方言中，除了说“落雨”外，亦将“下雪”说成“落雪”。不过，现今“下雪”一词使用率增加，无论是口头用语还是书面表达，“下雪”明显盖过“落雪”的风头。

古来至今，诗人们常为落花咏叹。旷达之人，以为落红并非无情，而是化作尘埃又盼春。陆游赞赏梅花气节高坚，在《落梅》中写道：“过时自合飘零去，耻向东君更乞怜。”落梅也好，落雨、落雪也罢，世间万物乃至人的个体，均有零落成泥之日。生生死死，明明灭灭，消逝了，又生成了。就像桑树叶进入蚕的身体里，蚕吐丝后，化作茧，成为衣物的原料，又如桑树皮转化成桑皮纸，大体是一种生命换作新的生命形式或物质种类，依然存续在这大千世界。弥足珍贵的，应是其中彰显的生命精神与生命尊严。



在音响窝在墙角，被红底白花的布盖着，落了一层厚厚的灰。

晚上，大叔喊吃饭，小嬢和幺姑父只扒拉几口，便起身回家，我和易先生去送，小嬢说：“爬一个山坡坡就到了嘛，不要送的哦。”我说：“一起走走耍耍嘛。”

月亮瘦瘦的，像一弯细眉。月光倒不吝啬，泉水样，流到山坡上，山路浅白，虫子和鸟雀在山谷间和鸣。幺姑父摇摆着走在前，小嬢去扶，却被他挥手挡开，小嬢跟在一步远的边上，幺姑父的身子歪向一边，她的手便迅捷伸过去。两个人的影子一前一后，在月光下跌宕，似湖面的两朵浮萍。

到了小嬢家，我们并不想马上离开，坐到廊下的沙发上。岷江的水在月光下泛着碎银般的光，有隐约的花香乘着夜色飘过来。小嬢说，她每天都会坐在这里看江水，看看门前的花儿。这两年，她种了各种各样的花草，开花的，不开花的，结果的，不结果的，她都种了。说到花儿，小嬢的声音慢慢大了起来。幺姑父静静地靠在不远处的躺椅上，月光落在他身上，他看着小嬢笑，也跟着一起笑。笑声落进月光里。

小嬢和幺姑父要送我们下山，我们劝住幺姑父，却没能劝住小嬢。沿着田埂，走过菜地，走过兴娃儿的阿爸种的那棵橘子树，走到坡上，我们挥挥手让小嬢回去。小嬢也挥挥手，定定地站在那里，看着我们向前，我回头看，她和身边的树模糊在夜色中。

山下，一户户人家亮着灯，星星点点的，灯光落在岷江之上，像是一盏盏渔火。天上的那弯细眉月，也落在江水里，水波荡漾，月光碎碎的。此时，山坡上小嬢家的那盏灯也该是亮着的吧。我忽然又想起兴娃儿，这娃今天可一直没怎么说话呢。

山里人家

叶 静



和鸣 李昊天 摄

手臂上还套着住院手环。“没啥事哟，有点不舒服嘛，你们一来，我就全好了。”说罢，钻进厨房。

兴娃儿呢？我们以前每次来，他都会笑容灿灿地坐在山坡上等。探头去找，只见他缩在客厅的小凳上发呆。喊他，也只是浅浅一笑，随后便又埋下头去。客厅的墙上贴着兴娃儿的奖状，都是这两年得的。可惜他阿爸看不到了，他阿爸过世快两年了……我摸摸兴娃儿的头，没做声，他也没做声。

院子里的茶花开了，一朵一朵，红艳艳的，像灯笼缀在枝叶间，铁线

爬过那座山坡，小嬢家就到了。前年我们过来时，远远地就听到有人在喊：“叔叔！嬢嬢！”是兴娃儿，他瘦小的身子立在山坡上，像一棵青葱的小树。但今年他没来。山坡上，野草青青，风一吹，颤悠悠的。阳光落在坡上，清白、明亮，但我却像走在湖水中，每走一步，心和身子都是湿的。

上了坡，右拐，就是小嬢家的菜地，抬眼看见一人，欠着身子，一瘸一拐朝我们走来。昨夜落了雨，田埂泥泞，他每走一步，都像在水坑里蹚。

“幺姑爷。”易先生朝他喊了一声。两年不见，幺姑爷清瘦多了。他笑着，“蹚”过来，易先生忙上前去扶。幺姑爷推开他的手，“我还得行。”我们便任他领着往家去。

田埂两边种了果树和蔬菜，有橘子树、苹果树，有西兰花、白菜、大蒜、韭菜，绿的绿，白的白，红的红。婆婆指着一棵橘子树，语气有些伤感，“这橘子树还是松娃儿种的。”松娃儿是兴娃儿的阿爸，幺姑爷的儿子。我拽了拽婆婆的衣裳，她懂了，不再做声。

快到小嬢家门口，一只大白鹅伸长脖子嘎嘎叫。趴在屋檐下的小黑狗倒是安静，抬眼看了看我们，尾巴甩了几下，嗓子里呜呜叫，不知是撒娇还是哀鸣。两年没来，小嬢家院子里新种了许多花，门前又搭了一个连廊，廊下放着一排布艺沙发，坐在上面可以看见满院的花朵，还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岷江。“你小嬢没啥事的时候，就喜欢坐在这里……”幺姑爷说。

小嬢闻声从灶间走出来。她瘦了许多，头发也白了，像是落了雪。她朝我们笑笑，道：“贵客来咯。”随后从堂屋里拿出耙耙柑、开心果往我们手上塞。“你们先吃点耍嘛，我去弄饭咯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全然没有从前的明快。我捏了捏小嬢的手，发现她的